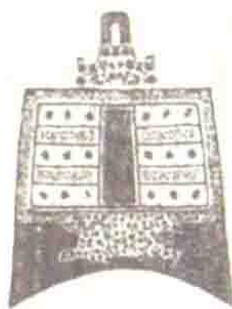


| 论 衡 |

文献与文字断想

金石有聲

郭永秉 著



海外借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金石有聲

文献与文字断想

郭永秉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石有声:文献与文字断想/郭永秉著. —上海:
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21

(论衡)

ISBN 978-7-208-16926-5

I. ①金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金文-中国-文集

IV. ①K877.3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1)第 023003 号

责任编辑 高笑红

封面设计 陈酌工作室

封面题签 陈文波

论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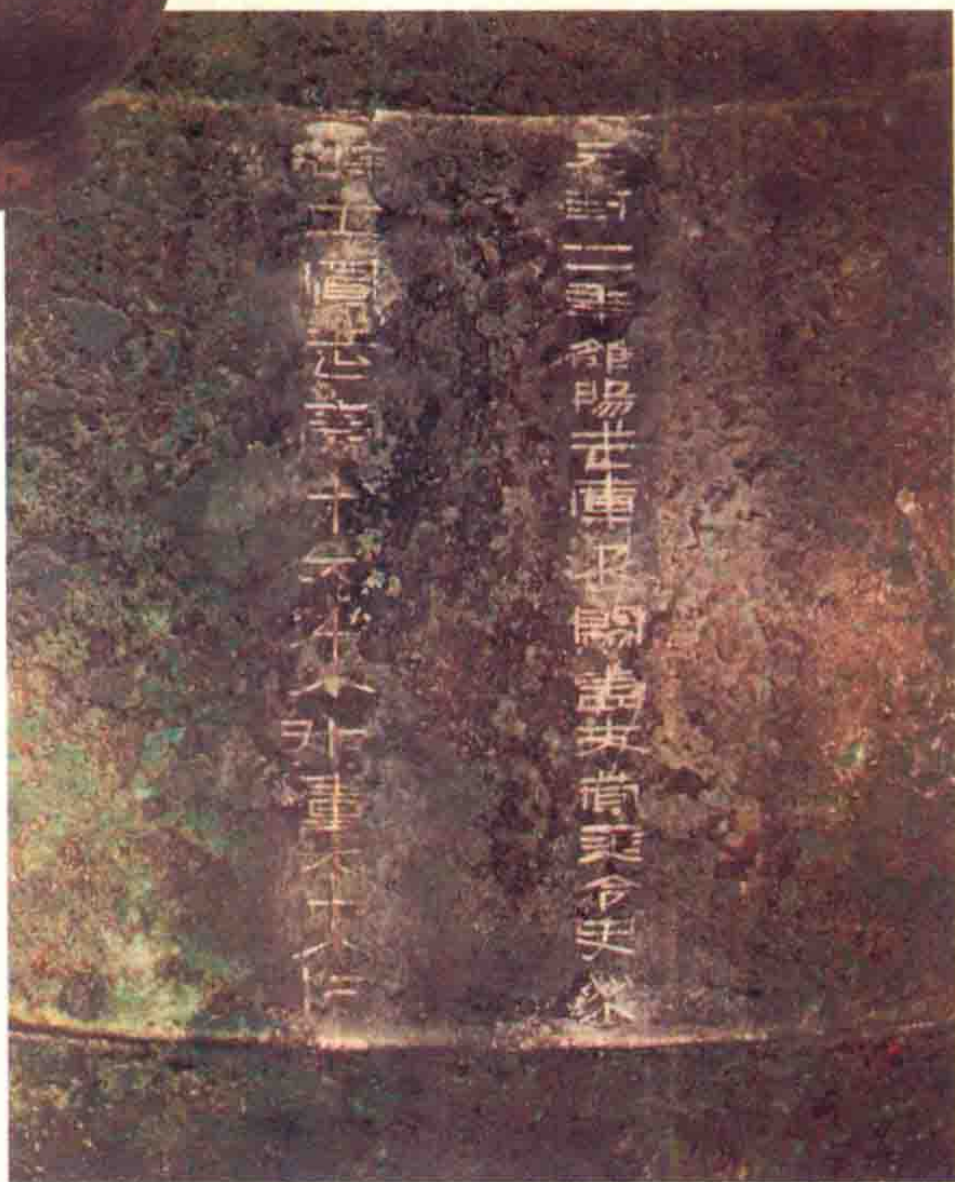
金石有声:文献与文字断想

郭永秉 著

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江阴市机关印刷服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印 张 9
插 页 9
字 数 163,000
版 次 202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6926-5/G·2065
定 价 5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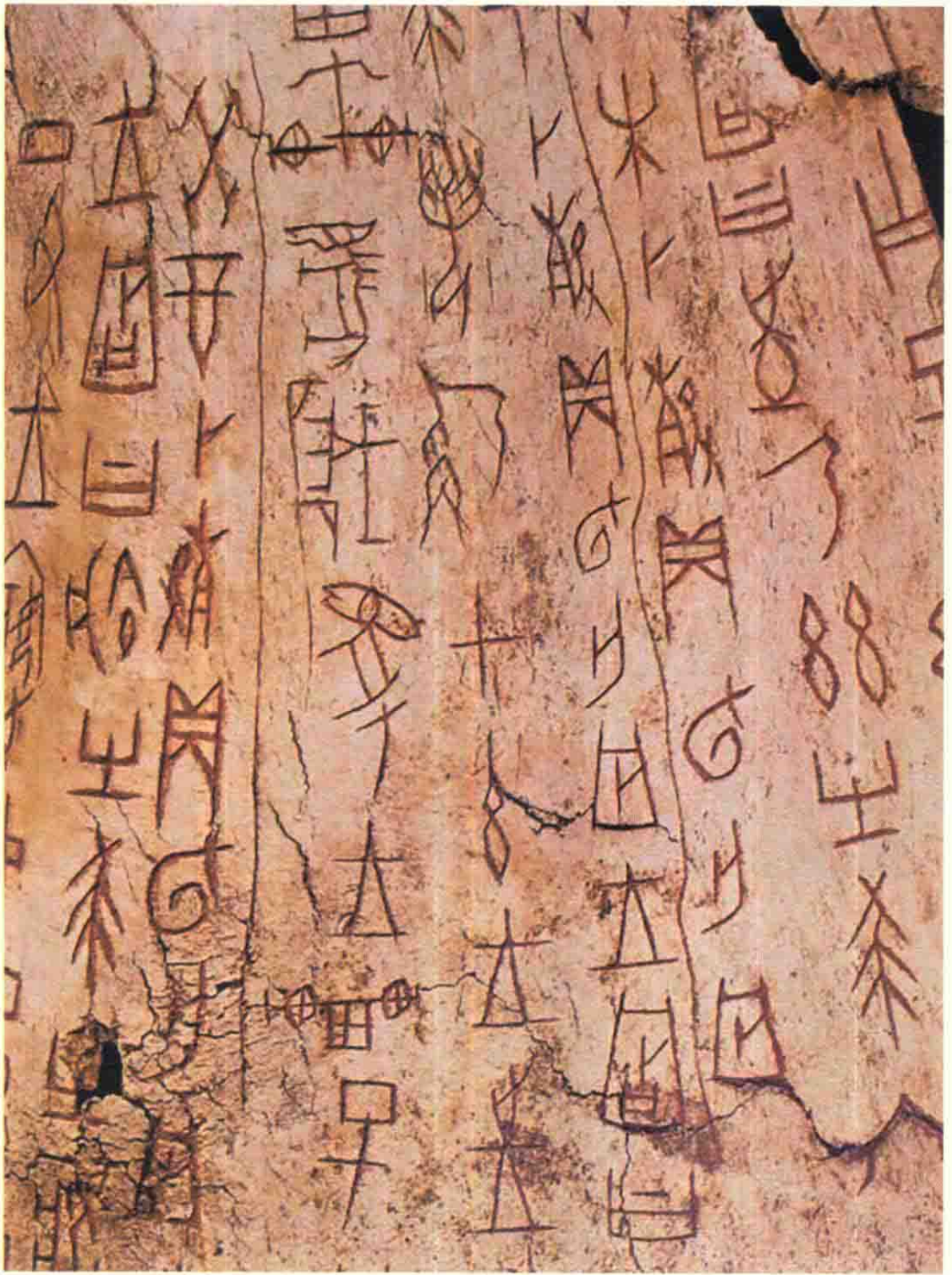
-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背面漆书韵文
（所谓《衣镜赋》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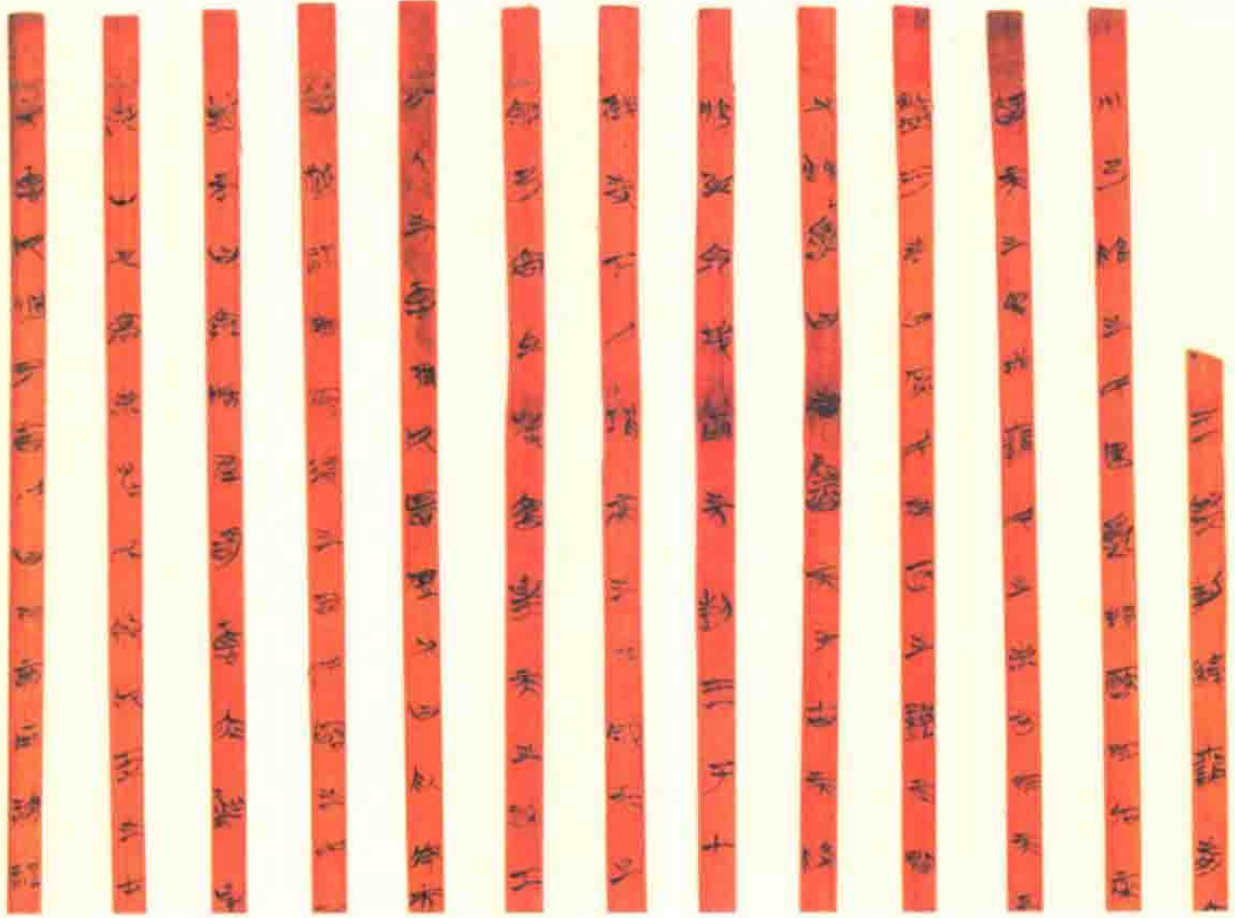
• 雒陽武庫鐘銘文及圖像



• 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颜真卿《西亭记》原石（局部）



• 涂朱的牛胛骨卜辞（局部）



• 清华简《厚父》篇（局部）



- 马王堆帛书《天文气象杂占》（局部）

自序

这本《金石有声》收录了我2014年以后在书刊、网络上发表的大致可以归入今所谓“轻学术”范畴的文字（也许对“轻学术”的划分尺度各人不同）。这几年我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公表的特别专门、读者太少的学术文章，都没有收在本书中。

儒道古书里常常说“金石有声”，人不去敲击就不会响。这是讲内外相互感应的道理。面对古人留下施有文字的金石资料，吾辈亦宜以一种倾听的心态去尝试小心叩问，让它们代替古人发出声音，知音者方能寻绎千载之外的古人用心。这是小书书名借用此语的主要意思。小书的内容，大致是近年阅读金、石、简、帛文字和古书的一些粗浅心得，还有若干访谈及评论文字。诸篇撰成颇历年所，文字风格这次未加齐一，只在编辑过程中对个别文章做过一些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润色删削，不一一注明了。

以“正经学术”面目出现的论文相对容易写，面向读者较多的一般性学术文字或述评，则比较难为。大约从2009年开始，我在陆灏、李天扬、黄晓峰、盛韵、郑诗亮、石伟杰、任思蕴、李纯一、单颖文等海上各报社媒体师友的不断督促和鼓

励下,努力利用日常读书教研余暇写一些可供媒体读者阅读的文章、书评文评和访谈(其中2014年之前发表的相关文字,已收入拙著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初版,2019年修订版)。也许从“京派”学术的角度看,这某种意义上是“海派”的做法,是所不屑为者。然而陆灏先生对我讲过一句话,我记得很牢,他说做学术研究的人文字大都太紧了,也应把手笔练得“松一点”。我知道,曾受到陆先生类似感召鼓舞并步趋为之的海上青年学人,自己并非唯一一个。陆先生在读书之余写下的文字,简净有味,乃夙所歆慕,他的这些温言厚语,便是我至今在“堂皇”或“端着”的学术文章之外,仍坚持写一些其他“轻学术”文字的理由。

我也总是奢想着,什么时候能写出既不失学术深度和严谨,又让一般读者能看懂的、有趣味一些的文章来就好了。可这本小书大概最终证明,复经六七年持续练笔,虽竟又累积十余万字,却并没有让我的手变得多活泛,除了个人禀赋不够,或许还有学术研究客观上对人形成的强势异化,自己的主观努力难与之抗衡。但话又说回来,对自己而言,小书的文字多是介于软硬之间的尝试。吴人讲究做事的“软硬劲”(其他地域似乎少见此类说法),写这些文章尤让我略略体会这种智慧在调剂学术生涯中的奥妙,亦别具意义。因此,特别感谢《文汇报·笔会》《文汇学人》《上海书评》《新民晚报·评论随笔》等时时垂青我这块顽石并多加叩击,让一

个淹没于古书古字堆里的人能暂时拔出头来,发出一些也许不合时宜、不悦于人的声音。眼下,纸媒面临毕竟东流去的命运,《上海书评》纸刊已不复在焉,《文汇学人》也改版融合,常令这十几年由它们陪伴着步入中年的我不胜感怀,这本小书也可算留下廉棱未磨时光的一个纪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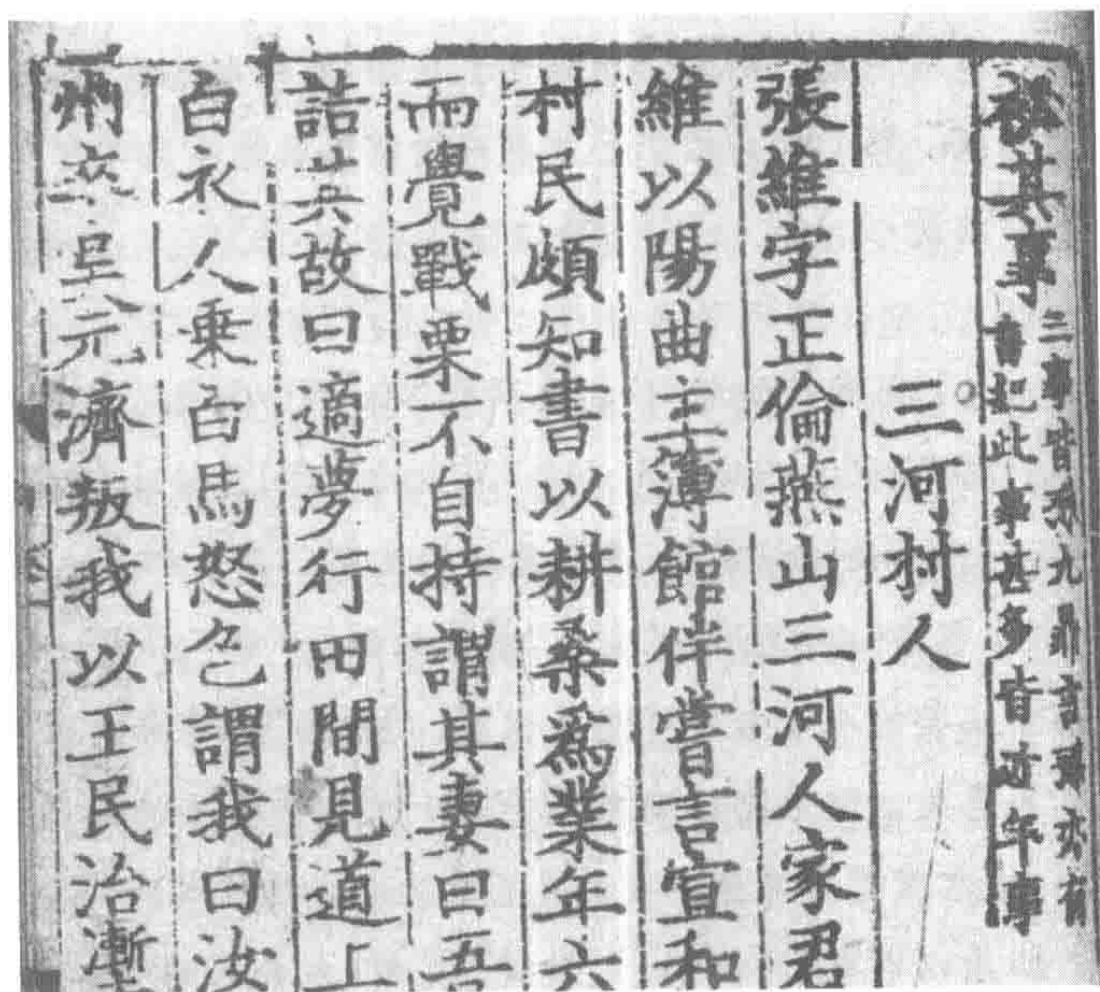
利用自序,我想交代跟这本小书的文章有关的几个问题,记下几位师友给我的真诚友善的帮助,以志感谢之情。

讨论颜真卿《西亭记》用典问题的《“夜鱼春跃”与“间缉之心”》一文发表之后,友生许志恒君来微信向我指出,武周时的樊廉墓志叙述廉曾祖礼在隋朝任梓州飞鸟县令、上柱国,“鸣琴化俗,制锦调风,跃鱼之绩克彰,驯翟之功允著”(周绍良、赵超主编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344页),很值得注意。“鸣琴”也是《吕氏春秋》所记宓子贱治单父典(《察贤》)，“制锦”典出《左传》尹向为邑时子产之言(襄公三十一年)，“驯翟”之典文中则已解释过。“跃鱼之绩”非用武王渡河白鱼跃舟的典,而与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《列子》中的瓠巴鼓瑟流鱼出听(鸟舞鱼跃)典有关,“跃鱼”又与“鸣琴”相照,形容德教之下百姓受到感化。那么这里的“跃鱼之绩”会不会跟《西亭记》“夜鱼春跃”有关呢?从语法、用典的角度看,“夜鱼春跃”是讲不通的,查检文献也找不到“春跃”的说法,“躍(跃)”应该仍然是“翟”的错字,“夜鱼”和“春翟”是二事,而非主谓关系。不过志恒提示的这条材料,让我想到两点需要补充的:第一是“翟”误作“躍(跃)”,

并不是简单字形上的错误,也不完全是手民无识之讹,而很可能是受古书“跃鱼”之典影响、沾染的结果。唐人诗歌当中,常常用上述“鱼出听曲”之典形容音乐艺术的感染力(范之麟、吴庚舜主编《全唐诗典故词典》,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,第1295页),声音与教化古代往往相通,这个典故用在形容德政的感召力方面,也是合适的。鲁公文章在传抄、刊刻过程中,因为这个极常用的典故深入人心,文章被自觉不自觉改造成了似是而非的“夜鱼春跃”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。第二是从墓志文句来看,当时描写县令一类基层官员的德政,言子、宓子贱、鲁恭、尹向等人的这些典故,被往复组合套用,是当时这类文章所普遍爱好的。我记得在2019年底的颜碑会上,白谦慎先生结合自己写作《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》的研究经验,对小文中关于某些作家先后互相影响的表述提出了一些怀疑,现在看,这种质疑很有必要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作家留存的文章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,像墓志这种并非精英化写作的文本中间所反映的情况,也许更接近于当时一般识字人的知识储备系统,在这样庞大复杂的知识网络中,每一位作家用典及写作,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孤立的结点而已,没有必要把直接的、因果式的关联强加到这种网络中的某几个作家之间,否则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可能。先秦秦汉文献存世者比例或许更低,文本间的类似问题也就更值得警惕。

次记与《夷坚志》之文有关的一次巧遇。2019年5月,

我趁首师大开会间隙，去北大文研院拜访师友，从东门进校往图书馆方向走去时，忽然听到边上文史楼方向有位年轻学生叫我。他简单自我介绍，说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即将读博的硕士高树伟，随后即开门见山告诉我此前刚刚看过我讨论《夷坚志》前三个故事的小文，说他也很关心静嘉堂所藏宋元本的问题，并且手头有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修《夷坚志》的图版，我文中讨论的“三事皆孙九鼎言”确实是“三事”而非“二事”，不过他说仔细看过黑白图版，怀疑“三”字似是在“二”字之上朱笔添加了一横所成的。晚上树伟便给我发来了那一页的局部截图(如下)。



果如树伟兄所言，“三”是“二”所添改的结果，那么这段注文所指的“二事”就是《李员外女》与《卢忻悟前生》两条，而不包括《孙九鼎》条，后人配补缺叶之后不明此所指，或遂改为“三”，后来版本中或作“二”或作“三”的缘故即在于此。小文中的相关解释可能需要修正。希望今后能看到静嘉堂本《夷坚志》的彩色照片，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。前年的这次奇妙邂逅可说是一段因《文汇学人》而起的文字因缘，令人难忘，特予记之。

2018年11月，我在北大文研院访学期间，去社科院历史所听邢义田先生关于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演讲，邢先生的演讲中提到了我与他商讨过的悬泉帛书《元致子方书》是否代笔的问题。那天马怡先生也在场，讨论时她简单讲了她的理解。第二天马怡先生又发来微信赐告她的具体意见，她的看法是：

1.同意我的断句；2.元所谓“自书”，应指从帛书起始第7行“元伏地再拜再拜”为止的文字，元特地补写了这一句，使该信完整，且与其后的文字（“吕子都……”至“幸留意”，此是记述“它人”委托的部分）作了分割；3.信中工整的八分书有可能是代笔。“自书”二字与是否代笔无关。该帛书很可能有代笔，但似乎不必特地指明（依常理看。况且帛书用代笔的几率本就较高）。“自书所愿以市事”的意思，大致是“主文（我本人的信）中所